



乡野写真

富有戏剧性的人生时常会叫人啼笑皆非。早年在农村插队时望而生畏,一心想逃离的梯田,到了晚年却要特意千里迢迢,花钱受累地趋前观赏。当我飞过千山万水又经舟车劳顿来到元阳的观景台上,俯瞰着闻名遐迩的哈尼梯田时,忽然意识到,上苍给自己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

文/黄正风 图/陈金云

1 千山万水 赶赴元阳访梯田

地处云南红河州的哈尼梯田,乃是我国梯田之最,而位居其中心地带的元阳梯田又为哈尼梯田之首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,一些善于采风掠影的发烧友揭开了哈尼梯田的头盖,它就走出深闺,吸引了国内外无数的旅行者前来一睹风采。

这是一个仲春的黎明,天色朦胧就见通往景区的公路车水马龙,川流不息,哀牢山南部的多依树早已聚拥了许许多多远道而来的游客。一眼望去,观景台上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。众人兴致勃勃,全然不顾阵阵袭人的料峭山风,在烟雾迷蒙中翘首以待着旭日的升起。

东方破晓,远山迤迳。当山巅之上晨曦微露,便引得众人激动起来;待到一轮红日好不容易摆脱云雾缠绵,在千呼万唤中羞羞答答地展现笑颜,人群随即发出一阵海啸:“哇,太美了!”

只见群山环抱,沟壑纵横,顺坡层层递进、错落有致的广袤梯田,注满了源自周遭森林的泉水,在朝阳辉映下汪汪泪盈,片片如镜,就像千万双怀春少女的明眸,含情脉脉地仰望着天空。山谷间雾气缭绕,好像笼罩着一层飘动的薄纱,让人仿佛置身幻境。随着阳光的忽隐忽现,云影在空中徘徊,泛光的田水时明时暗,阴晴不定,色彩的变幻犹如明眸闪烁,似乎透露出其神情的变化,是欢喜?是愁怅?还是心心念念的等待?只有天晓得。



■神奇壮丽的哈尼梯田



■哈尼人把梯田做到了极致

梯田随想

2 大地艺术,梯田是农耕文明杰作

在这里,我看到了天地之间的情感交流,听见了哈尼人与大自然的无声对话。想不到,天地造化与人力神工的完美契合,竟把梯田塑造得如此含蓄灵动,神奇壮丽。难怪“世界文化遗产”的殊荣会花落此处,也无怪乎哈尼人被世人赞为“真正的大地艺术家”。

梯田并非哈尼人所独有,但哈尼人把梯田做到了极致。

哈尼梯田规模宏大,源远流长,占地近17万亩,距今已

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它不仅承载着在此劫劫长存、生生不息的哈尼人的日常劳作和生活,也凝聚着世世代代哈尼人前仆后继,接力付出的心血和汗水。

这里固然拥有“一山分四季,十里不同天”“山有多高,水有多高”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,但若不是哈尼人的因地制宜,顺势而为,就不可能创造出这样令人叹为观止的农耕文明杰作。我欣赏哈尼人的勤劳智慧,更钦佩他们的坚毅和

坚忍。

世间本无梯田。鸿蒙初辟,到处是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。试想一下,假如没有先辈们的齐心协力,辛勤开垦,那荆棘丛生,虫兽遍地的荒山野岭又如何能够变身为井然有序、可耕可种的梯田?没有他们一代接一代的执着坚守,薪火相传,梯田又如何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绵绵不绝,延续至今?

岁月悠悠,人海茫茫,哈尼人无疑是灿若繁星的梯田开创者和守护者中最耀眼的群星。哈尼人成就了梯田奇观,梯田也滋养和磨砺了他们,给了他们心存执念、不舍离去的理由。哈尼人挚爱着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和大显身手的这片热土,他们爱得是如此深沉,以致于在面对各种利益诱惑可以有不同选择的当下,仍然不为所动,把自己的根牢牢地留在了原地。



■梯田是一种大地艺术

3 农事艰苦,当年耕者忆梯田

大凡有过山区务农经历的人,都深知梯田耕作的不易。在游人看来如同山水画卷的梯田,在耕作者眼里是截然不同的观感。

我初识梯田是在初中农的日子,但真正对梯田有了深切体悟则是在插队务农之后。梯田是山区农人就地谋生之道,也是他们突破环境局限的顽强之举,其耕作难度和劳动强度,远非一马平川的平原可比拟。且不说别的,仅从居所到田间往往就得费一番周折,近者需走一段崎岖山路,远者还要翻山越岭;徒手还好,若是挑担或负重,则

未到田间就已累得气喘吁吁。梯田劳作的艰辛是刻骨铭心的,我至今难以忘怀。每次看到梯田,当年务农时的情景和感受都会在脑海中重现。

古往今来,诗词歌赋卷帙浩繁,文人墨客写尽了天地山河,风花雪月,而把目光投向田间的为数不多,笔下触及梯田农事的更是少之又少。其中唐人崔道融的《田上》,实属难得一见。尽管数语寥寥,却道出了梯田耕作的无尽之苦:“雨足高田白,披蓑半夜耕。人牛力俱尽,东方殊未明。”

但诗中所言也不过是春耕

时的情形,更苦更累更煎熬的其实还在夏收夏种。与春寒时节披星戴月,冒着连绵雨水,双脚扎进冰冷的田水和烂泥时的寒彻骨髓、瑟瑟发抖相比,在酷暑盛夏,骄阳似火,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,田里劳碌者大汗淋漓,头昏脑涨,炎热难忍更是达到了心力交瘁,近于崩溃。

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。李绅的《悯农》,讲的虽是粮食来之不易的道理,却也是对农耕之苦的真实写照。所以,我们在欣赏梯田之美时,亦当懂得美的来之不易。